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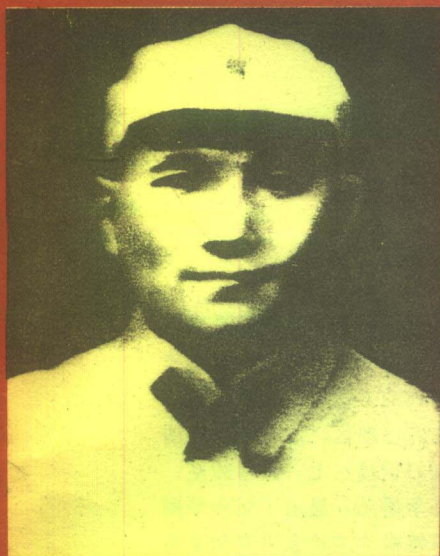
蓝启渲 著
黎国璞

中国青年出版社

鄧小平傳奇

dengxiaopingchuangqi





邓小平传奇

● 黎国璞 蓝启渲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萍
特约编辑 冯春元
封面设计 百 川
版面设计 贺季润
插 图 沈尧定

邓小平传奇

黎国璞 蓝启渲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1/32 9.375印张 2插页180千字

1989年8月重庆第1版 1989年8月重庆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0,000册 定价 3.70元

内容提要

《邓小平传奇》根据翔实的史料和口碑，较准确地描写了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代共和国变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青年时代的一段革命斗争经历。在半个世纪前，他深入广西左右江地区，亲自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这段革命斗争活动，显示了邓小平同志无私无畏，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政治家风度和英勇果敢，指挥若定的卓越军事才能。再现了邓小平同志年轻时代那充满传奇色彩的奋斗生涯。同时也展现了广西这段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他是我们时代进步的旗手。

他是我们共和国变革的总设计师。

半个世纪以前，他的足迹早已
踏遍左、右江两岸，红水河之滨。

他点燃的燎原烈火，映红了南中国
的天空！

本书根据翔实的史料和口碑，
描绘了他那充满传奇的经历，展现
了五彩斑斓的画卷。……



“哦——”“兴隆”号火船逆江而上。

这是一条老掉了牙的英国船。烟囱喷出农家烧茅草似的黑烟，船尾在“突突突”地吐着白沫喘气，象负重的老黄牛在艰难地行进。船头激起两道蛮粗的水纹，向着两岸披分，使几叶舢板强烈地晃荡；长着尖嘴巴、颈项扎着麻绳的鱼鹰，给这个罕见的庞然怪物吓怕了，“扑”地飞离舢板，惊恐地在江面盘旋；背着竹筒、赤身露体的船家娃仔，张着嘴巴往火船的方向张望。

二等舱里，一位年轻的商人向船家娃仔扬手、微笑。他二十多岁，个子不高，面容刚毅，下颌稍短，脸盘略宽，前额高亮，漆黑的眼珠闪闪发光。此刻，他身穿灰色的长衫，脚登翘头黑皮鞋，手摇名人题字的白纸扇，时而与贴身小伙计玩玩桥牌，更多的时候是眯着眼睛，望着圆形的窗口沉思。

窗外是一条横跨整个中国南疆的大江。随着火船的行进，江面越来越窄，江水却越流越急。广州以上的江段，年轻的

商人未曾到过。两岸是数不尽的绿榕、翠竹，筑起两道绿色的屏障；船越往上，高大的木棉树越多。可惜现在是一九二九年夏末初秋，一株株木棉只剩下粗壮的树干和光秃秃的枝条，一团团杂乱的乌鸦窝筑在树丫间，清晰可见。要是春天，满树似火炬，江面象流红，那就壮观了！

舱外走道传来脚步声。

商人和伙计又端坐如初，打起桥牌。

“少老板！”船仔从托盘里捧出两只白瓷兰花的茶盅：“尝尝西山茶。西山尼姑以乳泉浇出的名茶。嘿嘿！”船仔一边陪着笑，一边躬身退出。

少老板与小伙计相顾一笑。

“这是地方誌常提及的三江口！”少老板说。

“伙计”不觉放下桥牌，心想博学多才的“少老板”一定又要讲新的“古仔”（故事）了。

“这红水河口上去不远，有个大藤峡。明朝有位瑶人侯大苟领头造反，弄得几代皇帝老子睡不好觉……”

“后来呢？”

“后来侯大苟化成一座山。你看，那头像活生生的哩！”

小伙计还没有来得及再往下问，少老板又指向窗外：“刚才经过的是哪个码头？”

“桂平。”

“这个地方很有名气。”少老板指向远处淡淡的山影：“那是紫荆山余脉。天王洪秀全就在山下的金田村举事，打下清廷半壁江山。老人讲的咸丰之乱，你晓得吧？”



少老板谈起宋朝时壮人侬智高率众举事，饮马邕江

“是‘长毛’造反？”

“就是这码事。”

船过鬼头滩。

远处，青山尖上的残塔遥遥在望。

少老板又放下桥牌，谈起宋朝时壮人侬智高率众举事，饮马邕江；谈起邕洲知府苏缄，与安南贼兵血战，与邕城共存之事。……讲得小伙计象鸡叮米一样点头。连进来冲茶的船仔也迷住不走，舔舔上唇奉承道：“少老板真不愧是穿州过省见过大世面的人，说来头头是道。嘿嘿！”

小伙计又与少老板相顾一笑。

船家佬被蒙混了。这位酷象老板的后生哥，其实不是真正的老板。他就是那个喝过“洋墨水”的“文曲星”、充满传奇色彩的红军儒将邓小平！那位“小伙计”，则是他的交通员。

“少老板”到广西来做哪门“生意”呢？

原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阀又象旧军阀一样，狗咬狗，互相争夺地盘了。一九二九年夏初，蒋、桂两系鸣枪混战，杀得个地暗天昏，桂系军阀在广西惨淡经营的老本，一下子被老蒋吃掉七、八成！桂系名将、年轻的副军长李明瑞趁机反戈，保存自己的力量，率领两个师及其他旅团几万人，从武汉战场取道上海、广东，占据了广西南宁。省会城头换了“大王旗”；李明瑞当了广西军事特派员、第四编遣区主任兼广西省绥靖司令，他的表兄俞作柏当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广西是桂系的老巢，旧主余威远播桂岭，盘根错节。俞作柏、李明瑞要在此地称雄，谈何容

易！他们象一盏缺油的汽灯，要想汽灯不灭，就必须得到油源。想方设法寻找别人的支持。俞作柏旧时当过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他的亲弟俞作豫又是共产党员，因而想借共产党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回广西之前，俞作柏、李明瑞曾与中共领导人暗中接触，请求帮忙。但是，又怕被政敌抓住把柄，落个“通共”的名声。党中央抓住这个难逢的机会，派邓小平（当时名邓斌）秘密进入广西。行前，邓小平仔细收集和研究广西的种种资料，就连风土人情，地方掌故也弄得明明白白，甚至能随口讲出“瑶人侯大苟造反”、“壮人依智高举事”这种鲜为人知的故事来。……

转过母猪湾，一座城池豁然现出，滚滚大江穿城而过，城区大半在江北，小半在江南。邕江江面色彩杂陈；从百色流来的江水是清的，从附近溪坑流来的山洪是黄的，从城里阳沟流来的污水是黑的；茶叶、垃圾、泡沫拍着船帮，在水面漂浮。江岸也和这江水一样畸形：尖顶的教堂和低矮的水月庵毗邻，高高的洋楼和破败的茅舍相映，酒馆里吆声吆气的戏曲和出殡的哭声混杂，交织成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邓小平眯着眼睛，洞察着、思索着。这片陌生的山河，象一块宽广的棋盘，他将和战友及朋友为一方，反动派为另一方，在这里进行才智胆略的较量，你死我活的抗争！

二

邓小平踏上新征程的第一个码头。

一头开裂的竹竿，挡住“少老板”的去路。戴着破竹笠的盲公乞丐，在小孙仔的指引下，仆的跪下，向邓小平伸出枯干的手掌：“老板发财！行行好吧！”

邓小平摸出一个银毫给了他。盲公竟前额着地，磕了几个响头，破竹笠滚向一边。邓小平的鼻孔酸酸地抽搐了一下，正要往前走，只见各种奇形怪象的乞丐仔，从各个方向向他蜂拥而来，霎时给围了个滴水不泄。码头情况复杂，敌人的暗探每每从乐善好施的人们中寻找“共党”嫌疑。“少老板”不能再给了，“小伙计”只得扬手轰开，给“少老板”辟开一条路。乞丐仔对着他们的背影同声呼喊：“不给不发财！不给不发财！”

一个穿旗袍，抹唇膏的女人，抽着一根劣质的纸烟，色迷迷地盯着英俊的“少老板”和“小伙计”提着的小皮箱。“少老板”刚刚从乞丐圈中突围，她便将烟屁股一丢，双臂抱在隆起的前胸，扭着屁股迎上去：“哎哟！贵人来了，请上花艇饮茶！”

“唔？”“少老板”一怔。他听不惯她那一口哆声哆气的南宁方言，但是从女人的神态懂得是什么意思，不予理会。

“上花艇！有红花的……”不知羞耻的女人竟拉扯起来。

“走开！”“小伙计”喝道。

“哼！”女人只好悻悻离去，又去拉别的客。

“少老板”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又有陌生人来招揽他：

“老板，请到我们船上住。哪里船大，清爽，有赌摊，准赢！”

“少老板”没有回答，一个黄脸后生摇着山字形的肩膀，抢着插话：“不不，还是住我们大黑船好！地道的暹罗烟土，烟枪烟灯上乘！走，吹吹烟，过过瘾！”

随着“吹烟佬”指的方向，只见各式“花艇”“烟艇”沿着江岸一字排开，商客、士兵、游人进进出出，形同闹市，“少老板”禁不住象牙痛似的往牙缝里丝丝抽冷气。

从江边登上临江马路，足足折腾了大半个时辰。

“先生，擦皮鞋！”一个擦鞋匠冷不防把“少老板”挡住，龇着一嘴黄牙笑着。“少老板”这才意识到，自己穿的省港牛皮鞋沾满黄尘，等一下要当宾客，是应该擦一擦了。

“先生高姓？”擦鞋匠试探地问。

“姓陈。”“少老板”故意应付。

“哪里做事呀？”

“香港。”

“啊，大地方！我猜先生你派头大，准是从上海转道香港来的，对吧？嘿嘿！”

……

擦鞋匠上了鞋油，擦鞋布象拉锯一样，在鞋头上来回地擦，动作并不熟练。一双鹰隼般的眼睛，在“少老板”的脸上

移动，象要从中寻找什么疑点。邓小平对答如流，不露任何蛛丝马迹。“少老板”看出此人可恶的居心，借口他心不在焉，弄脏了白袜，便唰地把脚抽回，站了起来，板起面孔：“你怎么擦的？嗯！”

“对不起，对不起！”擦鞋匠嘿嘿陪笑。见他们要走，立即转身叫道：“黄包车？快送客！”

“少老板”顺着擦鞋匠喊车的方向看去，只见路边停放着一辆人力车。一个头戴礼帽、身着“点梅纱”黑袄的人，正双手插向口袋，注视着上码头的旅客。

特务！“小伙计”也警觉起来。他付完擦鞋钱，一把拖住“少老板”急冲冲往前走。

“先生，等一等，人力车！”擦鞋匠领着人力车小跑着追上来。

“少老板”“主仆”两人装着听不见，连头也不回。

踏踏的脚步声似乎越来越近。

“小伙计”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

小巷转弯处传来熙熙攘攘的声音。沿街摆有鸡鸭行、猪仔行、米行。石板铺成的街面，人们象过桥的蚂蚁密密麻麻。邓小平一把拉着护卫他的小交通员，挤入闹市，消失在茫茫的人流之中。……

离开圩场，“小伙计”回头望一眼，后面没有跟踪的人。他用袖口擦擦前额上的汗珠，长长嘘了一口气：“真是一场虚惊！首长……”

“忘啦？”邓小平将手指举向唇边，“叫老板！”

“小伙计”笑了笑，立即改口：“老板，是不是现在就去
看汽灯？”

邓小平摸摸自己头上的礼帽，改变了主意：“慢，上茶楼。
雅座！”

“小伙计”眨眨眼皮，愣了！游省港，过州埠，没见他逛
过茶楼呀？时候不早了，要是贪杯误了大事。……“小伙计”
嘴唇嚅动一下，想阻劝，但又忍住了。

“少老板”点了两盅罗汉果茶，一碟“马打滚”。他摇了摇
大葵扇，叹道：“这天气真热！”然后脱下来时穿戴的长袍礼
帽，叫“小伙计”装进皮箱里，另换一件短袖“点梅纱”；“小伙
计”也是一身短打扮，邓小平临窗往下看：骑楼下面，卖茅
根茶的，卖凉粉的，卖大王汤的，高声招呼打着赤膊、拖着
木鞋的行人。西斜的太阳，往石板路面投下一片片耀眼的反
光。他灵机一动，招呼“小伙计”：“喂，把我的蛤蟆镜拿来！”

邓小平走下茶楼，已经判若两人。特别是那副墨镜和那
头短发，就连“小伙计”也快认不出“少老板”来了。这时，他
才悟出“少老板”上茶楼的用意。

“走！我们现在就去看汽灯。”“少老板”嘴边现出两道笑
纹。

“往这边！”“小伙计”轻车熟路，引领拐出南门外，然后
又沿着通向海关的那条马路走。不一会，便在路东侧一栋两
层砖木房前停下。“少老板”抬头望去：“~~新嘉坡五十四~~
文楷书招牌映入眼帘，砖柱上还有四行小字：~~三出租~~
营修理，租费低廉，修工地道。”楼下店堂内~~陈列~~各式汽灯。

啊，到了！在上海，在香港，在广州，邓小平早就听说过“光昌”号，此刻真的来到它的面前。“少老板”深深地呼吸，借以抑制心内涨潮般的激动。

邓小平摘下墨镜，对小交通员点了点头。机灵的“小伙计”立即向一位店伙打招呼：“请问，文老板在吗？”

店伙朝里面的曲尺柜台一指：“那位就是。”

正在记帐的文老板，抬头向“小伙计”看了一眼，然后站起来欠欠身板：“先生有何买卖？”

“不，那才是我家老板！”“小伙计”把邓小平介绍给他。

“少老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彬彬有礼地递过去：“小弟是香港德华洋行的经纪人。敝行新到一批外路汽灯，不知贵号要不要添进一些？”

文老板听罢，浓眉略一闪动，马上来到柜台前，急切地问：“哪国的货？”

“老牌德国货。”

“亮度如何？”

“请放心！”“少老板”一字一句地回答：“轻巧明亮，坚实耐用，保退保修，货到收款。”

“啊！”文老板注视着邓小平的脸，停顿片刻，左手往里一摊：“先生，请到里头商量！”

文老板向一个店伙叮咛了几句，店伙双目象探照灯那样，迅速扫向店铺外头的每一个角落。文老板把客人请进阴暗的后屋，登上又窄又陡的楼梯，上了二楼。

“笃！笃！笃！”文老板用指头轻轻地敲了三下。眨眼工

夫，门开了，一位中年人走出来：他三十多岁，个子蛮高，四方脸上围着一圈络腮胡子，眉毛很浓，目光炯炯有神。文老板向他低语了几句，那人顿时堆满笑容，连说：“请进，请进！”

客人进了“帐房”，门便掩起来了。文老板指了指络腮汉子，低声介绍说：“这位是雷经天同志，广西特委书记，这位是刚从香港来的……”

邓小平赶紧向雷经天伸出手：“我叫邓斌，中央派我来广西工作。”

“欢迎欢迎，大家早就盼你来了！”雷经天一面让坐，一面倒茶，同时回过头问文老板：“前后门……？”

“都派了人了。”文老板答道。

“那好。”雷经天点点头，坐下。从抽屉里摸出一包客用的“三枪”牌纸烟，取出一支，在火柴盒上顿了几下，递给客人，又擦亮火柴递过去：“会打牌么？”

邓小平慢悠悠地喷着烟圈，笑咪咪回答：“我还是桥牌迷咧！我随身带了一副，从上海一路打来。”说着，他从皮箱里取出一个布袋，把桥牌哗啦啦倒在桌面上，双方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

可惜，那位自称的“桥牌迷”没有立即献技，他先割开皮箱的夹缝，取出一封信，又在“对手”面前坐下，点燃一支烟，低声讲些桥牌以外的事情：

“广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央已经研究过了。俞作柏眼下地位不稳，急需别人拉他一把，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机会。